

近代汉语音论

杨耐思 著

商务印书馆

近代汉语音论

杨耐思 著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汉语音论/杨耐思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1946-X

I.近… II.杨… III.汉语-近古音-研究 IV.H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9879 号

JÌNDÀI HÀNYǔ YĪNLùn

近代汉语音论

杨耐思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兴华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1946-X/H·565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2 千

印数 1 000 册

印张 9

定价: 13.20 元

目 录

俞敏先生序	(1)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	(3)
北方话“浊上变去”来源试探	(16)
略论汉语的入声	(27)
八思巴字对音——读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官话》后	(37)
《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	(46)
近代汉语-m 的转化	(51)
汉语“影、幺、鱼、喻”的八思巴字译音	(62)
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	(75)
近代汉语“京、经”等韵类分合考	(87)
《中原音韵》音	(105)
元代汉语的浊声母	(117)
《韵会》、《七音》与《蒙古字韵》	(129)
《中原音韵》两韵并收字读音考	(146)
王力先生与《中原音韵》的研究	(162)
《中原音韵》研究概述	(170)
八思巴字汉语音系拟测	(176)
八思巴字汉语声类考	(181)
论元代汉语的开、合口	(188)
音韵学的研究方法	(192)

谈《西儒耳目资》·····	(213)
《切韵》音系与方言调查·····	(216)
汉字的谚文注音·····	(221)
普通话语音探源·····	(227)
《〈蒙古字韵〉校本》编后记·····	(230)
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235)
八思巴字研究概述····· 杨耐思 照那斯图	(238)
释“务头”····· 杨耐思 蓝立冀	(252)
元曲里的“呆”字音····· 杨耐思 蓝立冀	(264)
附录 参考文献要目·····	(272)
后记·····	(279)

俞敏先生序

八十年代初头，叔湘先生因为人手不好安排，就把一批文章的组稿、编排的活儿交给我了。为干好这一档子事，我走访了几位作手，耐思老兄就是这里头较比生的一位。要从陆志韦陆先生那儿论，我们俩人本可以算先后同门。可是我这个人天生的腿懒，所以这次拜访十足可以叫“幸会”。看见这位的居家过日子那么一清如水，马上觉着我们是一路人。深谈么，没那些词儿。客气呢，可全用不上。我们就这么一见如故了。

后来看见了他写的《〈中原音韵〉音》这篇作品，不由得我不叹服。在“浊音清化”一节里他说：“塞音、塞擦音的浊音清化后，是变同全清，还是变同次清……只有参证《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才能得到了解。《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平声分为三类：阴、阳、阴阳。所谓‘阴阳’类是指同一个声母的字而能够阴阳成配偶的一类。……例如：

东钟 阴阳类——通：同/冲：重/邕：容。

风：冯/烘：红/葱：从。

可见平声塞音、塞擦音浊音字清化后，是变同次清了”。短短的百十来个字，清楚透亮，因为材料熟，思路才能又细致又简洁。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儿清末的四则数学题，什么“隔壁人分几许银，不知银数不知人……”。列式子光括弧就多了去了。为什么绕那么大弯子呢？就因为没想到用个“X”么！可见“方法”进一步能出

多大效益。谁翻过这本儿集子,谁就能发现著者很能“金针度人”。跟这样儿人交朋友,上不了当:因为他什么多余的心眼儿也没有。

当然啰,用什么方法也有受外界条件限制的。著者在讨论“呆”字音的时候说过:“《中原音韵》……有‘呆’字,与‘爷’同空……音‘爷’”。在大河北省方音里有些点儿上给原来用零声母、ŋ开头的音节头上加上 n、或者改用 n-开头的。比方天津人就给底下这些字都添上或是改成 n-:

蔫 广韵音 谒言切 该读* yān 现读 niān

熬 广韵音 五劳切 该读* áo 现读 náo

袄 广韵音 乌皓切 该读* ǎo 现读 nǎo

艾 广韵音 五盖切 该读* ǎi 现读 nài

他们有句常用的话是:“痴傻猡(dāi)呆(nié)”。这就是给“呆”化了妆了!霸县人甚至于连“那”(nà)也念成 niè——好和“哈”(hà)配成一对儿!稍微熟悉霸县、任邱一带方言的人都明白。耐思老兄看起来“缚鸡之力”肯定够用的,“宰鸡之力”就难保证了。让他在闹闹嚷嚷的站台上排队买票,背行李……可有点儿“强人以所难”了。还别说为观察那么(哈们)冷僻的河北方言的用词现象跑道儿了。但愿他在“花甲之年”再教出几个“传人”来,把这么好的学风发扬光大下去,这才是我的真心愿。要把这最后结尾看成我逞能、卖弄比湖南人知道得多就“左”了。是个河北人谁不知道“哈个”这些代词呢?

俞 敏

1992年10月12日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是十四世纪时为北曲用韵所做的一部韵书。它的最大特点是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仿古韵书的羁绊而根据实际语言的韵部编成的。这是汉语音韵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十三四世纪的北曲用韵代表当时北方话的语音系统。这样,《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也就是当时的北方话语音,这对于我们探讨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几乎可以说,研究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形成,《中原音韵》是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人们认为现代普通话的语音早在十三四世纪时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也主要是指《中原音韵》说的。

一 《中原音韵》的产生

我们要从汉语韵书的发展的背景上来看《中原音韵》的产生。我国语言学史上,韵书的发达是一个重大的特点,三世纪到六世纪,颜之推(531—591)就称为“音韵蜂出”的时代,到了七世纪初,陆法言等人做成了一部有名的《切韵》,后来陆续出现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唐韵》,以及十一世纪的《广韵》、《集韵》等等都是根据《切韵》而增订的。这一类韵书是按音韵编排的汉语字典,但是它的音韵系统却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的实际语音。语音是随着时代

* 本文是在陆志韦师指导下写成的,陆师提示甚多,未及一一注明,特此申谢。

的变迁而发展的,用韵书固定了下来的音韵系统与实际语音系统也就越来越相背离。我们从域外方言对音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例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又从历代诗歌的用韵和别的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韵书不合乎实际语音的情形。唐末李涪批评《切韵》说:

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今士君子于上声呼很,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见李涪《刊误·切韵》,左氏百川学海本第十五册)

李涪又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余尝以其音证之,必大哂而异焉!”可见李涪是以“东都音”来衡量《切韵》的。

李涪把《切韵》不合乎当时东都音的地方归结为“吴音乖舛”,自然是批评得不恰当,但却为我们指出了《切韵》已经与当时北方话实际语音不合这一点,并且揭露了当时语音演变的某些重要现象。例如:从李涪所举的“去声为上”的例子看来,《切韵》中的全浊上声字在李涪时代已经变为去声,与同声韵的全浊去声字同音了(很、辩、舅、皓——全浊上声;恨、弁、旧、号——全浊去声)。

虽然这类韵书越来越不合乎语言的实际,但是它一直流行了好几百年。其间却也经过了一些改革,比如十三世纪初金韩道昭做的一部《改并五音集韵》。《改并五音集韵》写成于1211年,它除了并韵之外,还把韵内的字按着声母的次第加以重新编排(始于见,终于日),改并《广韵》为160部。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写成于1229年,它的归并基本上是按十一世纪的《礼部韵略》(1037)的独

用,同用的界限来定的,稍有不同的是将上声迥、拯,去声径、证、嶝又加以合并,更进一步把《广韵》206韵合并为106韵。不过这些改革还只是把《切韵》系统机械地加以并合罢了。所以说,它们都属于传统韵书的范围。

在这以后不久,传统的韵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这可以拿十三世纪的《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作代表。《古今韵会举要》系元黄公绍、熊忠所作,成书于公元1297年。它的声韵系统,据考察结果,是一个与《切韵》系统很不相同的新的系统。又从它里面所附《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作者待考)小序说“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的话看来,好像就是代表当时普通话语音系统的。《蒙古字韵》是一项对音史料,现存抄本是公元1308年朱宗文(伯颜)的校订本。这部韵书所收的汉字上面标注了元帝国于公元1269年颁行的八思巴字,是作为音译汉字所使用的范本。它的语音系统跟《古今韵会举要》基本上相一致。这次的改革才真正算是根据当时实际语言的语音来改革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旧韵书的影响。比如《古今韵会举要》的分部表面上还维持《平水韵》的面貌,又如声母方面,非、敷实际上已不分,但按旧系统仍把它们加以区分。疑母演变成喻母的字音还注为“角次浊次音”(舌根鼻音)。在声调方面保存入声,《古今韵会举要》更是以入声分卷的。《中原音韵》也就是在这种风气之下产生的,从语言上看,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

以上说的是韵书的沿革。在等韵方面,十三、四世纪的等韵对传统韵书也做了某些改革,如跟《中原音韵》同时期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1331)将《广韵》韵部简化为十六摄,它把《广韵》“痕”、“魂”与“元”分开(分隶于臻摄与山摄),又把入声韵配阳声韵以后再配阴声韵,它的三十六字母也与《切韵》的声母类别不同,显然是受了实际语音的影响;但是除了上述的几点发明外,它基本上还是

按早期描写《切韵》音系的等韵图(如《韵镜》、《七音略》等)机械地来进行归并的,这种极不彻底的改革显然不能与《中原音韵》相比。

二 《中原音韵》的作者及内容

《中原音韵》写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书里《正语作词起例》上说:

《中原音韵》的本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萧存存欲侵梓以启后学,值其早逝。泰定甲子以后,尝写数十本散之江湖,其韵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阴阳如此字。……今既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讥其前后不一。

可见原稿写成后,最初是把平声分为三类的“墨本”(写本)在世上流传,后来才按修改稿刊行的。刊行的年月已不可考,但最早不能早于公元1333年(见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31期,1946)。

关于《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的历史,文献记录不多,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见《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影印。《录鬼簿续编》是否贾仲明所著,尚难确定;不过它写成于15世纪初是没有疑问的)上记载:

周德清,江右人,号挺斋,宋周美成之后。工乐府,善音律。病世之作乐府,有逢双不对,衬字尤多,失律俱谬者;有韵脚用平、上、去不一而唱者;有句中用入声、拗而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无所守。乃自著《中州韵》一帙,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其法:以声之清浊,定字为阴阳,如高声从阳,低声从阴,使用字之随声高下情为词,各有攸当。以声之上下,分韵为平分。如直促杂诸音调,故以韵之入声,悉派三声,志以黑白,使用韵者,随字阴阳,各有所协。则清浊得宜,上下中律,而无凌犯逆物之患矣!奎章虞公叙之以传于世。又自制为乐府甚多,……皆佳作也。长篇短章,悉可为人作词之定格。

江西《高安县志》(据康熙本《高安县志》第38卷,文苑传)也有一段简单的记载:

周德清,暇堂人,工乐府,精通音律之道,所著有《中原音韵》行于世

.....

再是明初王伯良在他的《曲律》(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方诸馆原刻本)里也几次地谈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除了批评周氏以外,其它与上项记载一致。

从上面的记载里,使我们了解到周德清是元代高安县人,是个“工乐府、善音律”的戏曲家。元杨朝英所辑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1351)中收入周德清的词(即曲)25个只曲和两个套曲,写的相当好。可见他不只对戏曲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还是一个戏曲作家。

《中原音韵》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韵书,他将所收的字分隶于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等十九个韵部,每个韵部之中又按声调、声母、韵母的不同分为各个同音字群,同音字群之间用圆圈隔开,一共约有1600多个同音字群(相当于1600多个音节)。

第二部分为《正语作词起例》,是理论部分,讨论作曲的方法,曲词的用韵,以及语音上的某些问题。

据韵书内容,可以求出它所代表的语音系统,一般的认识如下:

(一) 声母(与等韵家所传的36字母相对照)

p	崩、並——帮、並(仄)
p'	烹、蓬——滂、並(平)
m	蒙——明
f	风、丰、冯——非、敷、奉
v	亡——微
t	东、洞——端、定(仄)
t'	通、同——透、定(平)
n	脓、浓——泥、孃

l	龙——来
ts	宗、匠——精、从(仄)
ts'	惚、丛——清、从(平)
s	嵩、颂——心、邪
tʃ	庄钟、中、仲、状——照、知、澄(仄)、床(仄)
tʃ'	窗充、宠、床、长、臣——穿、徹、床(平)、澄(平)、禅
ʃ	双春、是绳、时——审、床、禅
ʒ	而戎——日
k	工、共——见、群(仄)
k'	空、穹——溪、群(平)
ŋ	仰——疑
x	烘、红——晓、匣
θ	央、养、义——影、喻、疑

v 这一声母，陆志韦师认为是一个半元音性质的唇齿音，不是真正的 v(参考《释中原音韵》第7-8页)。

tʃ、tʃ'、ʃ、ʒ 是根据罗常培师的拟音(参考《中原音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从音位归纳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要补充说明的是，做历史的考察时，还有必要把它分为两套。因为在鱼模、真文、萧豪、尤侯、侵寻等韵部里照_二组与照_三、知组声母有对立；只在支思韵部里，照_二、照_三组声母混同，却又不杂知组声母，知组声母字全收入齐微韵部。显然照_三、知组声母当时还能作软腭音，因而能与 -i- 相接，一部分照_三组声母变同照_二组，不能与 -i- 相接，支思韵部所以别立出来，正是因为它不是 i 元音了。

《切韵》系统的疑母(ŋ)在十三四世纪北方话里普遍转化为顎化音或失去。在《中原音韵》里这种演变也还没有完成，如江阳韵部里，仰与养对立；萧豪韵部里，傲与奥对立；歌戈韵部里，我与珂对立；只可解释为前一字仍为 ŋ。

(二) 韵母：

东钟	uŋ		i uŋ		
江阳	aŋ		iaŋ	uaŋ	
支思	i				
齐微	ei		i	uei	
鱼模	u			iu	
皆来	ai	ai		uai	
真文	ən		iən	uən	iuən
寒山	an	an		uan	
桓欢	on				
先天				ien	iuən
萧豪	au	au	ieu		
歌戈	o			uo	
家麻	a		ia		
车遮			ie		iuɛ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尤侯	əu		iəu		
侵寻	əm		iəm		
监咸	am	am			
廉纤			iem		

在皆来、寒山、监咸等韵部里，同声母的一等字跟二等字，有的已经合而为一，如皆来：乃(泥_一)、妳(娘_二)同音；寒山：阌(来_一)、嫫(来_二)同音；监咸：南(泥_一)、喃(娘_二)同音。但是舌根音声母的一等字还是跟二等字相对立的，例如：海(晓_一)、骸(晓_二)；赶(见_一)、简(见_二)；感(见_一)、减(见_二)不同音。按北方话现代方言拟音，这里的“骸”等该是腭化了的，可是元音还近乎 a(kian 等)，不同于先天、廉纤韵部里的舌根音字(kien, kiem)。《蒙古字韵》正是这样注音的(本陆师说法，参考《释中原音韵》)。现在我们用 a 代表一等舌根声母字的元音，a 代表其他声母的一等字跟一切声母(包括舌根声母)

的二等字的元音,是为了把皆来、寒山、监咸跟下文的萧豪拟成同一格式。并且《中原音韵》的系统里,寒山和桓欢分韵,那么,把寒山的一等舌根声母字拟成 α ,是比较近情理的;再者,如把“间”拟成 $kian$,“见”拟成 $kien$,那样的拟音,也未免太冒险,虽然《蒙古字韵》有类似的表示。

萧豪韵基本上是跟寒山、监咸等韵部平行的,可是又多出褒(帮_一)、包(帮_一);脑(泥_一)、挠(娘_一)的对立,《正语作词起例》所载辨音例中也有“褒有包”等例子可为旁证;不过袍(並_一)、庖(並_一);揉(泥_一)、饶(娘_一)却不对立。看来,这里的 au 韵母里还不只限于舌根声母字。《蒙古字韵》在这里也有不同,它把一等舌根声母字跟一、二等其他声母字全都合在一韵,注为 $-au$ (褒;包;脑;挠同音),而是把二等舌根声母字独立出来,注为顎化音($kiau$ 等)。跟上面所提到的寒山、监咸等韵部里的情形是一样的。

(三) 声调:

平声阴

平声阳,入声作平声阳

上声,入声作上声

去声,入声作去声

这个语音系统跟《切韵》系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只就其中几种重要的演变现象简单地谈一谈:

1) 全浊声母消失:全浊声母丧失浊音的性质,演变为相对应的清声母,塞音和塞擦音变为清声母后,在声调上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同时全浊上声变为去声。

2) 《切韵》系统里的照_三组声母与照_二组声母在支思韵部里合流,如眇、差/施、师同音;支思韵部里全收舌齿音声母,但与知组绝缘,可见在这一韵部里照_三组声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m$ 韵开始转化为 $-n$ 韵,如寒山韵部里收凡、范、犯字;真文

韵部里收品字。这种演变只限于唇音声母,是由于首尾异化作用所引起的,这与现代粤语完全相同。

4)《中原音韵》里有好些系统性的两韵并收的字。例如:

崩、烹、鹏、盲……

肱、倾、轰、宏、兄、泓、荣……(收入东钟与庚青)

轴、熟……

竹、宿……

褥(收入鱼模与尤侯)

薄、缚、铎、浊、著、杓、凿、鹤、钹、学……

末、诺、落、略、弱、粤、虐、岳……(收入萧豪与歌戈)

这些两韵并收的字有一部分是真正的两读,有些则是杂揉方言现象的结果。陆师云:两韵并收的字,惟有萧豪和歌戈的入声字,可能是方言异读的现象。鱼模和尤侯的入声字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尤侯韵其实没有入声,《中原音韵》所收寥寥无几,且绝大多数又见于鱼模;诸宫调尤侯无入声。东钟和庚青的关系又另是一种情形。今日的方言有东钟全同庚青的,也有庚青的某些舌根音声母合口字归入东钟的,或是东钟的唇音声母字归入庚青的。《中原音韵》的并收不以音理为准。大致是:并收不并收,只凭元曲里实在出现与否。入声字的并收更是因为曲韵的“韵缓”,不比东钟和庚青的舌根音、唇音声母字或是鱼模和尤侯的入声作平、上、去声的字。不只如此,周德清归纳各家用字时不免疏漏。就拿关、郑、白、马的韵文来校对,何字收入何韵,多跟《中原音韵》不合。我们不能根据《中原音韵》来订定某一个字的语音,在入声字方面更不能强求。

5)《中原音韵》里把入声派入三声,似乎当时在实际语言里已经失去了入声,周氏才把这种现象反映到他的韵书里的,可是他在《正语作词起例》中却说: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如鞞字,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

来，庶便学者。

余曰：尚有此恨，……从葺音韵以来，每与同志包猜，用此为则：平、上、去本声则可，但入声作三声，如平声伏与扶，上声拂与斧，去声屋与误字之类，俱同声则不可，何也？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也。毋使此为彼，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

这种说法也贯彻到他的韵书中了，他把入声派入三声时，是附属在本韵部之后，不像对待“浊上变去”那样直接跟三声的字合并在一起，而是使“黑白分明”的！派入三声之后他又像是不敢负起这个责任。比如他在《正语作词起例》上又说：

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

分派也是按声母的发音方法机械地去做，与实际语音演变情形不完全符合。这种种情形至少可以说明周德清的脑子里是存在着入声的概念的，至于当时北方话有没有入声尚是个疑案，单凭《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来证明当时已经失去入声是比较困难的事。

6) 《中原音韵》里声调演变的另一大特点是平声分为阴阳两类，《中原音韵》周德清自序上说：

字别阴阳者，阴阳字平声有之，上、去俱无，上、去各止一声，平声独有二声……试以(某)字调平仄，又以(某)字调平仄，便可知平声阴阳字音，又可知上、去二声各止一声，俱无阴阳之别矣。

这是揭露了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形的，不过如我们前面所引的周氏最初的写本是平声分为三类的，那就是用两种标准同时用于一种现象的不科学的方法。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351，原见《太平乐府》，可是现在所见的本子未必就是“北腔韵类”。它和《中原音韵》虽然是同出一源，而卓书字数较少，当比《中原音韵》为早出)就正是这样分的。